



一書三冊
ISSUE723 / 逢星期五出版 / 04.10.19

Weekend | 卡式 · 新式
Leisure Wear | Stylish Sweatshirt
Special | 瞧！小丑這個人
Talk to U | 李麗珍 除了戀愛之外
Hot Topic | 《黑魔后 2》女后之戰
Art | 周綠雲 墨外之音



森林
那麼遠
這麼近

森林

CITY//
FEATURE

那麼遠 這麼近

林

text | three
photo | Kae、Ki、May、受訪者提供
edit | Florence
art | MING
special thanks | 走向朋友

香港森林 初探

說起森林，你想到的可會是非洲的熱帶雨林，或歐美劇中，高幾十米，由大樹主導的樹林？其實香港也有森林，只是未必是原始森林。

在大埔滘自然教育徑入口，迎接我們的是一堆長在斜坡邊，矮小的草本植物，它們生長得相當茂盛，幾乎要伸展至行人路。轉瞬之間，一啡色物體竄過，只見樹葉搖曳，其踪影早已消失於灌木叢之中。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創辦人及保育總監沈鼎榮（Bond）說，那是石龍子，屬於蜥蜴一種，要在較「靚」的森林才會見到。但甚麼是「靚」森林呢？

大埔滘 物種豐富

香港有四成土地屬郊野公園。近年香港興起行山熱、露營熱，不過我們對香港的森林認識非常貧乏。甚麼才叫森林？森林跟我們有甚麼關係？邀請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的 Bond 和勞丕禮（Janice）帶我們走一遍香港最成熟、最大片的次生林之一——大埔滘自然教育徑，惡補一下香港森林的過去與現在。大埔滘物種豐富，像於 2013 年，有生物學家在大埔滘首次發現全球獨有的水玉簪科植物，命名為「香港水玉杯」。

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是非牟利環境教育組織，由他們二人及馬均祺博士組成，均是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系的師兄弟妹。他們像本生態活字典，每遇到一樣生物都能說出名稱、習性甚至在香港的歷史，身上似有探測雷達，總能秒速發現附近的生物。跟他們一起，就像長多了兩雙眼睛，記者首次在他们帶領下親眼見識珊瑚菌、三班鼻蛙（藍蜻蛙）、螞蝗（水蛭）、野生蘭花、伏石蕨等的廬山真面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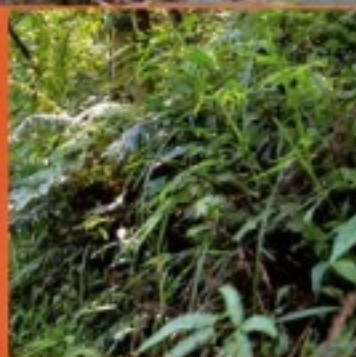
亞馬遜森林大火，爭議至今不絕。
「離我們好遠啊。」
但你不殺伯仁，伯仁因你而死。
火燒一個月，每分鐘有兩個足球場大的雨林消失。
巴西政府鼓勵伐林發展和養牛，被視為元兇之一，
而巴西牛肉出口最多的地區，竟是香港。
其實森林離我們並非那麼遠，
至少香港也有物種豐富的森林。
我們每個生活抉擇，都影響着森林的命運。
而森林的未來，同樣影響我們的命運。



Janice（左）和 Bond（右）均是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的創辦人，二人對香港植物和生態都甚有研究和熱情。

草本植物

沒有木質化的枝條或樹幹，以莖支撐身體的植物。生長在林底，像一層地毯鋪滿地上，在陽光充沛的地方生長。



灌木植物

沒有明顯主幹的木本植物，木質化的枝條或樹幹由泥土生出橫生的枝幹，但不會長很高，最高五、六米。



喬木植物

有明顯主幹的木本植物，至高處才生出橫生的枝幹，可生長至十多米或更高。



次生林、植林 大不同

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將「森林」定義為：面積在 0.5 公頃以上、樹木高於 5 米、林冠覆蓋率超過 10%，或樹木在原生境能夠達到以上準則的土地。

政府數字顯示，香港約四分一陸地為林地，可視為森林。馬均祺博士指，當中約 6% 為植林，另有兩成陸地為自然生長而成的次生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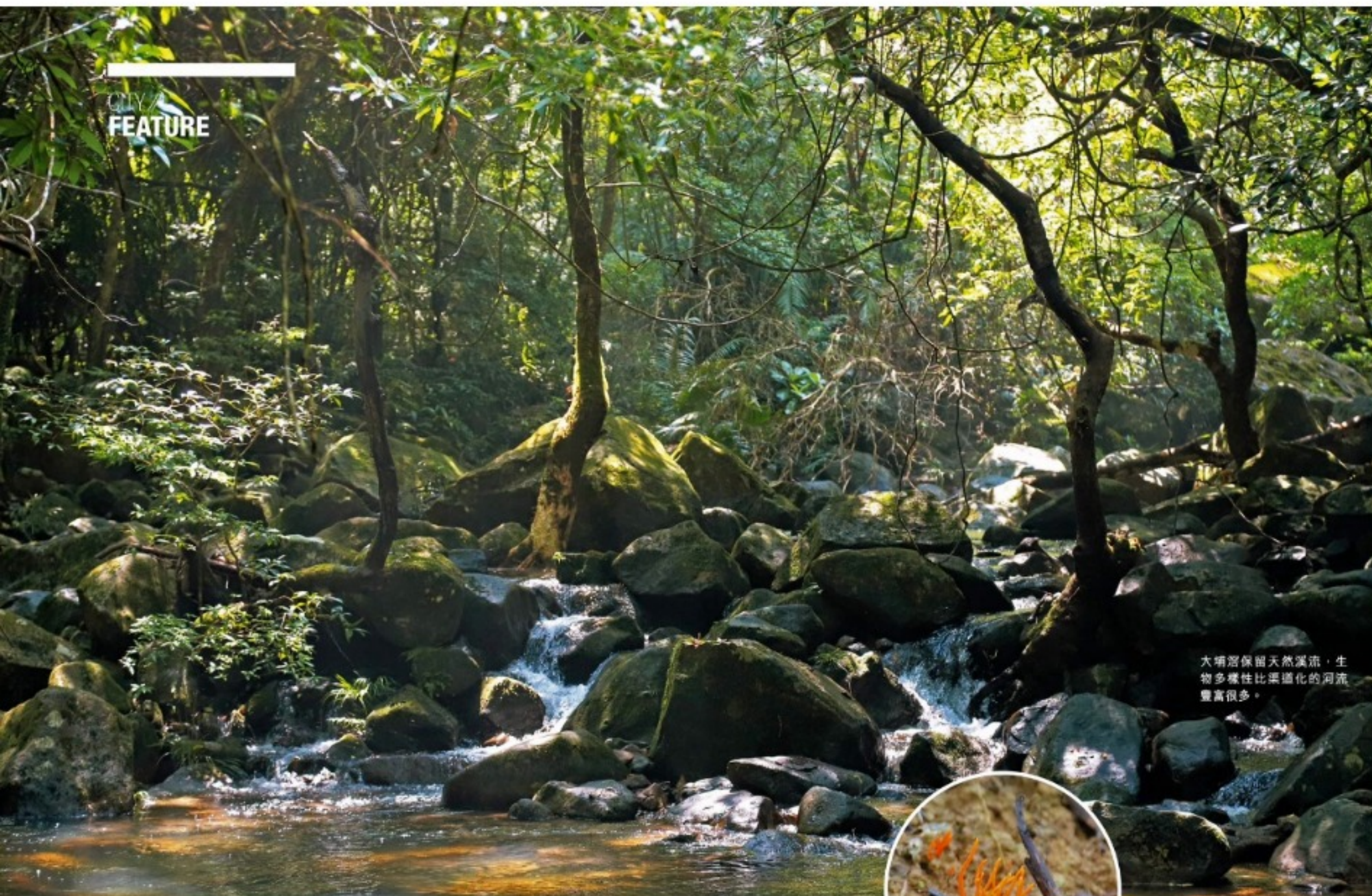


香港陸地構成



香港曾經遍布熱帶森林，物種豐富。二戰時期資源匱乏，人們上山伐木取柴，原始森林所剩無幾，大部分山頭都變得光禿禿。戰後為防止水土流失及山泥傾瀉，港英政府開始植林，讓香港的山頭再添植被。當時本地苗圃缺乏，港英政府便從澳洲、台灣等地運來樹種，廣泛植樹。這些人工繁殖的森林，稱為「植林」。

山火或人為破壞毀掉原始森林，經自然再次生長的森林稱為「次生林」，包括大埔滘。除此之外，香港還有一些位於鄉郊村落背後的「風水林」，因受村民保護，最古老的可達四百年歷史。「灌木林」指草地與樹林之間過渡性的植被，並未形成樹冠層。



大埔郊保留天然溪流，生物多樣性比渠化的河流豐富很多。

珊瑚菌顏色鮮豔，溫馨提醒，野生菇菌切勿亂試！



次生林的橫切面：可以看到草本、灌木和喬木，不同層次。



愈亂 愈有機

不少人讚嘆城門水塘的樹林很美，因為林蔭小徑兩旁的白千層，長得很工整。可是，白千層非香港原生植物，是澳洲樹種。有白千層的地方，其他植物如草本及灌木不易生長，因此地上只有大樹和草地。感覺工整和有規律的樹林，多數是生物多樣性較低的人工植林；雜亂無章反而才是天然森林應有的感覺，愈多層次，往往生物多樣性愈豐富。

雖然植林在防止水土流失和山泥傾瀉上，應記一功，但 Bond 和 Janice 解釋，因為始終不是原生植物，原生動物較難享用，它們有時還會抑制其他原生植物生長，對本地生態價值有限。



大埔郊有很多蕨類植物。蕨類喜歡在潮濕陰暗的環境生長。一個樹林愈健康，愈保存水份，愈多蕨類植物。圖中所見為伏石蕨，橢圓形狀突起的為其孢子。

路上我們見到有斬下的樹幹，伏於斜坡上，他們解釋，近行人路、有危險的樹幹才應斬下來，不然，即使樹木半枯，也不應干擾，因為有動物和昆蟲喜歡於枯木棲息，而枯木的養份亦可回歸土壤。城市中不會見到枯樹，樹木往往還未衰竭就先被處決。在石屏森林住久了的人記不起來，在自然世界，生與死互相滋養，環環相扣，本是自然。

山火 進化大敵

像世界各地的森林大火，香港森林面對最大的威脅，同樣是山火。不過在香港，絕大部分山火均屬人為。草地轉為灌叢，再轉為次生林，需要數十年時間。但 Bond 說：「香港的山火周期是十年，同一處地方，每十年就發生一次山火。」Janice 比喻：「就像打機，你未去到打大佬那關，已經 game over 要重新來過。頻密的火，大多來自拜祭和傳統村落「火燒旺地」的習俗，每每中斷森林進化的過程，像元朗的雞公嶺，近數十年間都是光禿禿。」

發展得完整的森林，其實反可阻礙山火蔓延，因為不同層次的植物截住雨水，讓林中長期維持一定濕度，遇上火源都不容易燃燒。

人與林 唇亡齒寒

說着說着，我們走到了溪邊，這是個天然的溪流，我們隨即見到一隻藍蜻蜓，Bond 突然叫 Janice 看，原來他手上有隻螞蟥（水蛭）！Bond 非常冷靜地說：「這是吸血蟲。」記者驚叫，生怕牠會吸 Bond 的血，但 Bond 施施然說：「牠選擇了不吸我的血，我太熱了。要夠潮濕的環境，才會遇到水蛭。」然後才將牠彈走。

螞蟥掉落溪流，溪中兵鯉（香港天然溪澗常見魚類）隨即群起飛爭奪。溪流生態，又跟森林息息相關。魚吃昆蟲或浮游生物如藻，昆蟲的養份來自樹林。

良好的森林，可以幫助陸地鎖水，因為植物會截停雨水、樹根會抓住泥土，讓水份慢慢流到河流或地底，讓溪流川流不息。Janice 說，溪流存在與否，表面上無傷大雅，「但很多人的居所都建在山谷，因為風水好。如果沒有了溪澗，一旦山洪暴發，住在下游的人便有危險。」說到底，大自然跟人的生活割不了席，唇亡齒寒。人類的衣食住行，亦無一不是取之或提煉自大自然。

生態食物鏈，從前只在教科書或生態紀錄片看到。原來近在咫尺的香港森林，已經是一個活生生的大自然寶庫。下次行山、露營時，不妨看看自己能否分辨不同森林，能否說得出何謂一個「靚」森林。



水蛭沒有四肢，透過伸縮身體來移動。

外來 VS 原生樹種？

漁農自然護理署十年前開始植林優化計劃，逐漸移走外來樹種，種回香港原生植物，不過部分植物狀況不如預期。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創辦人及保育總監沈卓榮指出，一些香港原生植物靠原生動物播種，例如香港原生的鳳凰雞靠野生園鼠播種，但後者在二戰後因為大量伐林，失去居所而絕種。一些植物喪失天然傳播的媒介後，種子因地心吸力掉到地上，結果「子眼母」在同一片地生長，互相爭奪陽光和泥土，兩者生長情況並不理想。

至於需否優化植林，中大生命科學學院退休教授趙紹惠則認為，一些外來樹種在港已紮根近一百年，適應了本地生態，不應再有「外來樹種」之區分。除非有樹自然老死或病死，才應再種同一或另一種類的樹，後者的好處是可減少災難性的病蟲害瘟疫發生，不然應交由大自然以物競天擇的原則，自己啟播種子。



大花老樹頂端另一棵樹的樹冠，下面那棵樹根收不到陽光，相信會愈來愈不健康。

保護森林 個人做起

森林對地球的益處多不勝數。Bond 說，它會吸收和儲存二氧化碳，產生氧氣。大氣中約有三分之一的氧氣均由森林產生。它同時可以調節微氣候，防止水土流失，緩和全球暖化、提供生境給不同生物棲息，亦提供產物（如木材和食物）供我們日常所需。

趙紹惠指，香港時常興建樓宇，釋放大量二氧化碳，亦使城市溫度增加。香港的森林有助減輕熱島效應，緩和全球暖化、提供生境給不同生物棲息，亦提供產物（如木材和食物）供我們日常所需。

森林大火後，很多人分享新聞。大火之地雖不接近香港，但人們每日用的產品都取自於森林。想拯救森林，應從節流開始。如消費無可避免，馬均祺博士建議少吃牛肉、購買經過 FSC 認證的木製品、RSPO 認證的棕櫚油產品。人們亦可多選擇用二手物品、回收，並支持香港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。

Janice 說，市民亦可多參加植樹及環境保育的活動，監察森林的變化，舉報山火和可疑活動。當郊野公園有發展申請時，亦可積極提出意見。

Janice 和 Bond 說，我們有很多方法可以保護森林。